



深观察

方寸匠心，指尖传递精彩

来到中国盲文图书馆三楼盲文医学与科技阅览室，琳琅满目的盲文书籍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盲人读者既可以到馆借阅，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的呼叫中心请馆员把书邮寄到家。

“这里主要收藏的是中医理论、针灸、按摩类的医学书籍和科技类书籍，医学类盲文书是我们的馆藏特色。”中国盲文图书馆典藏借阅部副主任朴栋淑介绍说。文学类图书也深受欢迎。“不少盲人读者热爱写作，因此我们收藏了《情节与人物》等创意写作方面的书。”朴栋淑说。

对处在学习阶段的盲童生来说，阅读就更重要了。如何让他们和健全孩子一样及时有效获取科学文化知识，图书馆下了不少功夫。在儿童阅览室，工作人员正拿着吹风机加热盲文贴片，一片片贴在绘本《你好！动物朋友》上。“这样做是为了让盲童在家长讲解绘本时，也能学习盲文。我们通过盲文加页、盲文贴片、盲文喷点的方式，为普通绘本图书增加一一对应的盲文，方便亲子阅读。”朴栋淑说。儿童阅览室每逢周末都会组织各种针对盲童的课外活动，这里不仅有绘本，也提供钢琴、积木给孩子们体验学习。除盲文社科、盲文科技、儿童阅览室外，中国盲文图书馆还设有提供无障碍电影、有声书服务的有声阅览室和服务视障人群的大字本阅览室。

记者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盲文书，发现除了封面上有汉字外，内页都是密密麻麻、凹凸不平的小点——这就是盲文。盲文是靠触觉感知的文字，最小的、可独立运用的单位是“方”，每方有3行2列6个固定点位，可以表示声母、韵母和声调，通过触摸拼读句子。我们习以为常的方块汉字是如何经过编辑人员的巧手，转变成一方方小凸点组成的拼音文字呢？

“或许有人觉得直接用软件转换一下就行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编译部主任刘爱娟介绍说，“盲文书的编印加工和盲文校对是编辑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和一般图书区别最大的地方。”

在盲文编译部，桌上堆放着不少刚刚编辑完的书，这些已经出版的普通书籍通过加注说明文字，改写图片、表格，调整版式、注释，被编辑加工成适合盲人阅读的书稿。

走进校对室，一间间小屋里，明眼校对和盲人校对正面对面坐在一起，合作完成校对工作。“90后”校对杨宏宇桌上摊开一本《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对着电脑屏幕上的盲文朗读着，他对面的盲人校对潘江正在摸读点显器（注：一种自动升降盲文触点的设备）上的盲文，进行核对。

“2018年，国家通用盲文全国推广，国家通用盲文读物字字标调。为实现盲人读者精准无障碍阅读，盲文编校人员必须校准每一个字的读音，尤其要注意多音、轻声字和语气词。”刘爱娟说，“盲文书有一大部分是医学书籍，有大量不常见的字和非常用读音，盲文编校不仅要依靠权威工具书定音定调，还自己制作‘小字典’，记录生僻字的正确读音。”

2020年，中国盲文出版社及时出版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护指南》《科学开门门》（大字·盲文版）等防疫宣传图书，编译教材教辅123种，还出版了大量医学按摩类和文学艺术类盲文书。“十三五”期间，该社每年出版1000种盲文书，其中新书700种左右，重印盲文书300种左右，被收藏到中国盲文图书馆等机构以及盲校和特教学校，为盲人读者搭建起通往知识世界的桥梁。

科技赋能，融入网络时代

中国有1700多万盲人，其中很多是后天由于眼病和意外受伤导致失明，对他们而言，学习并熟练掌握盲文难上加难。据估算，只有不到1/5的盲人能用盲文阅读。随着技术进步，有声书日益成为盲人获取信息和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

为不断拓展盲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国盲文出版社盲人有声读物制作量达到了每年1250小时。除了传统的购买版权外，他们还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图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等多家机构合作，采取版权合作的方式与版权方联合制作有声书，制作完成后上传到中国盲文图书馆官网数字资源区，供盲人读者免费收听。目前，中国盲文图书

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僻静的街角矗立着一座特殊的图书馆——翻开这里收藏的图书，上面不是我们常见的方块汉字，而是印在厚厚牛皮纸上的凸点……这里的读者虽然看不见或是视力有障碍，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一点不亚于普通人。

无障碍阅读——铺就一条通往光明之路

本报记者 张鹏禹



馆数字图书馆积累了各类数字资源共约20TB，注册会员达10余万人，年点击量达1500万次。

中国盲文出版社有声读物事业部副主任顾钟说：“有声书录制有一定的门槛，这项工作得到了广大热心公益、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和专业水平的播音员的大力支持，他们不计报酬，将制作精良、品种丰富、技术专业的有声书资源提供给盲人读者。”

在中国盲文图书馆有声阅览室，记者见到几位盲人读者正在手拿一个巴掌大的“小手机”，戴着耳机津津有味地听书。这个听书神器名叫“阳光听书郎”，也就是盲用听书机。

“‘听书郎’比一般听书软件还方便，从开机、联网、找书、听书到关机，都有语音提示，还能选择语速、语调、朗读模式，收听广播。我们可以到馆听，也能借回家用，非常方便。”正在听书的一位盲人读者对本报记者说。目前，该设备用户近20万，深受盲人读者喜爱。

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再单纯依靠图书等出版物，网上海量的信息资源包罗万象，带给人们无限畅游的可能。而对于盲人来说，由于无法看到显示屏上的内容，上网成了难事。如果把屏幕上显示的所有内容都读出来呢？

中国盲协副主席、中国盲文图书馆信息无障碍中心主任何川打开了自己的电脑，向记者演示了一款名为“阳光读屏”的软件。无论是浏览网页、微信聊天、收发邮件，还是编辑word文档，软件都能将屏幕上显示的信息读出来。“盲人朋友可以通过键盘快捷操作电脑，实现鼠标的功能。”何川说，“经过20年的不断完善，装上‘阳光读屏’，普通电脑就能为盲人所用。”他熟练地打了一行字，软件立即用几倍的语速读了出来。

“促进盲人群体融入信息化时代，消弭和健全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提高他们获取文化服务的便利性和主动性至关重要，‘阳光读屏’软件和文盲盲文

电脑的研发就是出于这样的初衷。”何川说。

他口中的文盲盲文电脑乍一看就像一款去掉显示屏的笔记本电脑。不同的是，键盘下方没有触摸区，取而代之的是长条状的点显器。“盲文电脑搭载了点显器，可以通过盲文触点的自动升降‘显示’出40方盲文点字，这就是电脑的屏幕。”中国盲文出版社辅助技术研究所所长王艳萍介绍说。

2017年，作为中宣部等五部门组织实施的“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的一部分，1000台盲文电脑和盲文电子显示器被配置到全国100所盲人教育机构；20万台智能听书机被配置到全国400家设有视障阅览室的公共图书馆。据不完全统计，智能听书机已激活近10万台，日活跃量4000多台，在线交互累计2447万次、1759万小时，盲文电脑和点显器也成为盲生有效的学习工具。

“盲人不是没有阅读需求，而是不知道或没有足够条件获取文化资源。在增加公共文化资源供给的同时，还要让盲人知道，到图书馆、打开网站、拿到听书机能做什么，激发盲人群体提高知识水平、适应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潜力。这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何川说。

社会参与，温暖萦绕心田

郑晓洁今年60岁了，从2003年创立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她一直致力于发动社会力量，为残障人士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服务。

“红丹丹创立之初，主要是做视障青年的就业培训，让他们具备播音主持的专业能力。同时为了更好地补充视障青年视觉信息缺失，我们发起了为盲人讲电影的项目。”郑晓洁说，“大概在2006年，一些盲人青年想请我们为他们读书。在志愿者和国际专家支持下，我们具备了制作国际通用标准的DAISY（注：多媒体数字无障碍信息系统）有声书和教材的能力，能够给盲人和学生提供更多信息的阅读服务。”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主持过节目的盲人主持人董丽娜，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使用过红丹丹为她制作的有声书教材，顺利完成了专业课学习。他们制作的有声书不仅要读出正文内容，还要通过视觉描述介绍封面的图案和颜色、版权信息、目录、图标、插图、页码等内容，传递完整的图书信息，让盲人读者和普通读者一样，享有真切的阅读体验。

2011年1月，经过专家评估认可，红丹丹建立了首家民间盲人图书馆——心目图书馆。目前在心目图书馆微信小程序、网站上，已有4750多个有声书和电子书作品，供盲生和盲人读者使用。

“有声书录制离不开志愿者的参与。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2000多人，核心成员500多人。”心目图书馆负责人张新莉说，“为了让志愿者们更好地了解盲人需要，我们组织了蒙眼体验等助盲培训，以及朗读培训、录制技术培训等。”“开始用心目图书馆听书后，那些美妙的声音、各种各样的音色把我带进不同的情感故事中。志愿者的讲述让我看见了世界的精彩。”盲人读者胡虹说。

不少盲人朋友自己也做起了主播，用悦耳动听的声音，帮助更多人驱散失明带来的黑暗。

1994年出生的女孩马寅青不幸从小失明，2018年从上海某大学推拿专业毕业后，她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做一名按摩师，而是选择创业，组建有声书制作团队。

马寅青说：“播音的爱好我坚持了很多年，大学期间也在不断尝试，除了掌握同样的技能，在制作音频时，我们视障者具备一些独特优势，例如对声音的敏感度高于常人，且遇到套路和程式化的制作环节时能真正静下心来，更细致地完成后期工作。”经过两年努力，团队业务步入正轨，她还把业务扩展到制作原创有声内容上，在喜马拉雅上开设主播账号“逐光之声”。

马寅青的团队3/4是视障者。她说，同等条件下，会优先让视障者入职。“我想证明，除了推拿，视障者还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长处去回馈社会。”

直播有声书，做电台主播分享知识，开直播……在互联网平台上，从文化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传播者，盲人群体的文化自信正逐步增强，他们还创办机构、公司，帮助更多残疾人用声音获得收入。据统计，在喜马拉雅上，残疾人主播已超过8000名，可以通过知识付费、直播、广告等多种方式创收。

随着全社会无障碍意识的提高，一些有声阅读平台也不断优化盲人用户体验。“懒人听书在支持语音交互功能的前提下，不断迭代，实现对页面的多标签、独立焦点的读取，让视障群体可以清晰感知界面元素，保证搜索、播放功能体验流畅，想听就听。”懒人听书品牌公关总监贾影影介绍说。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健全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的设施建设。2020年9月份，工信部残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原则》，以信息化助力残疾人事业发展。今天，盲人群体享受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大大丰富，更多人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参与者和建设者。

◎人物

马文晓： 我在高空拍北京

张昕琳

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里，有一幅引人入胜的巨幅照片，站在照片前，观众宛如从空中俯瞰北京城市中轴线，南起正阳门，北至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天安门、故宫、天坛、景山等北京地标一览无余。这幅航拍照片左右对称，宏伟壮丽，展现了首都北京古今共生的繁荣景象。

照片的拍摄者叫马文晓。“2013年10月15日上午，在真高（注：指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400米的直升机上，我的眼睛必须不敢离开取景器，左手稳稳地端住照相机，右手食指若即若离地按在快门键上，微微颤抖着。在飞机飞过中轴线的刹那，我按下了那决定性的快门。”回忆起当天拍摄的场景，马文晓的语气依旧很激动。

这是他第6次拍摄北京中轴线，他当时使用的是一种重达3公斤的大画幅617照相机。“这种照相机底片比较大，画面宽阔，构图比例好。但是由于体量大，很多调节都需要手动操控，在颠簸的飞机上操作，更加大了拍摄难度。”马文晓说。丰富的拍摄经验让他拍到了这张难得的照片，和其他照片一起被用于北京中轴线的申遗中。

这些年，马文晓拍了不少展现首都中轴线宏伟气象的摄影作品，在德国柏林举办的摄影展上，在展现中国形象的各种摄影集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中轴线及其周围的景观最能代表北京筑城理念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是大家公认的北京城的龙脉和文脉所在，因此航拍中轴线一直是我的第一要务。”马文晓说。

2002年，马文晓当时还是北京首发集团的一名企业管理者，为了记录新世纪以来北京高速公路突飞猛进的建设进度，他第一次接触航拍，也从此爱上了航拍。

和一般的摄影不同，航拍有一定的门槛。距离远、速度快、危险性高是航拍的特点，相对于普通摄影需要更丰富的拍摄经验和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力，如何拍得又稳又准时考验着拍摄者。

马文晓坚持了下来。“航拍能让人充分感受到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理念和美感，那种与环境和谐共处、融合共生的画面非常震撼人心。”这18年间，除了拍摄中轴线，马文晓将北京的变化记录在镜头里：北京立交桥的龙蛇走地、国家体育馆鸟巢的激情活力、万里长城的蜿蜒起伏、故宫的巍峨壮观……更多人通过他的摄影作品看到了一个新的北京，新的中国。

这些年，马文晓一直在拓展自己的拍摄版图，从北京到京津冀，再到更远的地方。去年他完成了梅里雪山的航拍，这次经历让他再次被祖国的自然景观所征服，他希望能够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风光航拍，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不断发展的中国。

“一图胜千言。”摄影师要通过自己的镜头，让优秀的摄影作品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金名片。”马文晓满怀期待地说。



马文晓拍摄的北京城市中轴线

文化只眼

释放中国古典舞的魅力

倪涛 殷硕

最近，综艺节目《舞蹈风暴》第二季落下帷幕。舞台上，中国古典舞、芭蕾舞、拉丁舞、现代舞、街舞等不同舞种轮番亮相，竞相争彩，让观众再次见证了舞者们的无限创造力。其中，中国古典舞的表现依旧抢眼，让年轻人感受到中国舞蹈传统的无限魅力。

近年来，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的舞蹈不断走进大众。《孔子》《粉墨春秋》等剧目一票难求，舞蹈类综艺节目也推动这项原本小众的艺术走向大众化。如果说在第一季《舞蹈风暴》舞台上，《行者》和《归》两支古典舞让观众看到了云中漫步和仙气十足的意境，第二季舞台上呈现的《长相思》和《明月》则让观众领略了盛世繁华和灵动惬意。

中国古典舞讲究“形神兼备，身心互融，内外统一”，以此体现舞者的身体韵律。它善于抒发情感，是一种为情而舞、情景交融的舞蹈。它以民族精神为情结，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源，取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之道，借中国传统动作语言之象，形成了中国古典舞的独特魅力。经过一代代舞者不断总结和探索，如今的中国古典舞，既能把中华文化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出来，也能在艺术呈现方式上不断融合其他优秀舞蹈元素进行创新，这正是当代中国古典舞发展的方向。

在艺术创作及作品呈现上，中国古典舞剧目在90年代初已开始融入现代舞。以《黄河》《凤鸣》《轻雪》《扇舞丹青》等剧目为例，其核心审美价值来自于中国古典舞，但也融入了现代舞的表现形式。如今，这类多元融合的舞蹈表演形式愈加频繁地走进和贴近大众。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北京舞蹈学院的中国古典舞学科，通过借鉴、融合西方芭蕾舞的基本功训练体系，并从中国戏曲、武术、太极中提炼升华，以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气韵和民族审美为核心，培养了一代代优秀舞者，形成了如今“身韵”“汉唐”“敦煌”等多元艺术风格。

释放中国古典舞在当下的无限魅力，还需进一步推动中外舞蹈美学的交流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古典舞的海外传播。《秦王点兵》《梁祝》《飞天》等优秀剧目，每每引得海外观众点赞；近些年，中国古典舞的训练技巧、技术动作和审美等，也被包括芭蕾舞、现代舞在内的其他舞种广泛借鉴。比如，中国古典舞中划圆艺术的立圆、平圆、八字圆等，我们在芭蕾舞或现代舞编排中就能经常看到。

中国古典舞承载了中华文化悠久深厚的美学传统，并日益受到当下青年观众和海外观众的欢迎。释放中国古典舞在当下的无限魅力，既需要创新中国古典舞的艺术呈现方式，与时俱进，也需要在与其他舞种的相互切磋、碰撞中实现“美美与共”。

在重庆市巴南区图书馆，志愿者正在引导盲人读者体验“数字音乐图书馆”。何洲行摄（人民图片）



2020年11月26日，芜湖市盲人学校校长席蔚菁在图书馆整理新买的盲文书。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中国盲文图书馆的无障碍阅读辅助设备。本报记者 张鹏禹摄